

聊斋闲品

干净

章铜铁

傍晚出去散步,沿小区附近的湖边走,总会看见一些不修边幅、邋里邋遢的人,这不奇怪,见多了,也就习惯了。路上有邋遢的人,就会有干净的人,习惯了,也就好了。可我仍对“干净”这个词生出几分好感来,干净如一湖清水、一方净空,是容易让人生出好感的。

雨后的远山近树,明媚清新;清晨的花草,露珠盈盈;山寺的晨钟暮鼓,悠远纯净;孩子的目光,清澈明慧……这些都是干净的吧?这些也都是人们所喜欢的。

可是,相较于流于表面的整洁干净来,我更喜欢一个人心灵的干净。与一个心灵干净的人相处,你是会感觉到无比愉悦的。可能,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普通的,身处俗世,难免会沾染一些世俗的习气,在寻常的生活里,你是很难遇到这样心灵干净的人的。

我喜欢心灵干净的人。心灵干净的人,如水样清澈,如玉般温润。

钱锺书和杨绛两位先生,一生读书、做学问、写文章,受人敬重。钱先生的学问博而深,谈诗论文常有令人如醍醐灌顶处,读钱先生的文字是会让人博识而智慧的。杨先生的文章,读来极亲切,我一直非常喜欢,从《干校六记》,到《我们仨》,到《走到人生边上》,我一本一本追随着读,她的文字总会给我许多触及心灵的真诚感。在她的文字里,我会宽容、感恩和珍惜,那是能荡涤心灵的文字。我非常喜欢杨绛先生的一句话:“我和谁都不争,和谁争我都不屑。简朴的生活、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”一个将简朴的生活和高贵的灵魂视作人生至高境界的人,心灵该是多么的纯洁干净啊。

金岳霖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,汪曾祺写金岳霖先生,说有些事情是沈先生告诉他的,且不论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如何,但汪曾祺将金先生写得非常有趣,有趣之中又有几分怜惜在,对那样一位性情天真、用情真挚的人,怎么会不倍加怜惜呢。

汪曾祺先生在文中写道:“他(金岳霖先生)到处搜罗大梨、大石榴,拿去和别的孩子比赛。比输了,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朋友,他再去买。”一位教逻辑的哲学教授,竟有着这样一份难得和孩子一般的童真之心。

金先生爱慕林徽因,这是许多人在文章中都提到过的事情。金先生终身未娶,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,终身未娶的教授大有人在,不只金先生一人。至于金先生终身未娶的原因,后人也不敢妄加猜测。汪曾祺先生在文中说:“林徽因死后,有一年,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,老朋友收到通知,都纳闷:老金为什么请客?到了之后,金先生才宣布:‘今天是徽因的生日。’”可见,金先生对林徽因的感情是纯洁而又真挚的,一个人能如此被人记起,总是件幸福的事情。更幸福的是金岳霖先生,那样的心无半点渣滓的人,一定是心灵干净的高贵之人。

想起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。王子猷雪夜兴起,乘舟冒雪去访戴安道,却又未至而返,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,王子猷说:“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,兴致已尽,自然返回,为何一定要见戴呢?”王子猷的随性,如那夜的一朵雪花,干净地飘落在时光深处,让人在追忆中无比羡慕。

一个人,如果能心无旁骛地做个灵魂干净的人,该是多么的幸福啊。

但钱也白钱。没车,这是客观事实,更是全国上下各个系统的普遍事实。恰因如此,姚斌彬和许文革涉嫌盗窃日本“皇冠”发动机的案子才会被描述得那么严重。杜湘东等所长在电话里泄完愤,这才硬着头皮把姚斌彬的伤情汇报了。才刚废了一辆车,又听说废了个人的事儿,所长的脸就绷得更紧了。他不说话,先点烟,三口抽完,又转肩膀,右手牵着左肩,正反各十下,转完才说:“你说的属实?”

杜湘东道:“找了个法医先看了。”

所长说:“那你什么意见?”

杜湘东道:“要真是这种伤,所里肯定没法治。狱医老张您又不是不知道,青霉素包治百病,红药水抹哪儿哪儿灵。要不我带着犯人到城里的大医院,找个专家再看看?”

所长却问:“上哪儿去?协和还是积水潭?你要走有门路,弄得到这些医院的专家号,那能不能先给我挂一个?我这膀子一疼,半边身子都动弹不了。”吃了一瘪,杜湘东只好闭嘴。半晌才又

问:“那您的意见是——”

“这俩犯人在咱们这儿待了多久?小一个月了吧?现在要求大案要案从速从严,他们的判决也快下来了,到时候就要正式移交给法院和监狱系统。这样吧,办移交的时候你写份补充材料,说明犯人有伤,到时候是该保外就医还是减轻劳动,就由其他机关酌情处理。”所长说着又点了根烟,三口抽完,又转肩膀,右手牵着左肩,正反各十下,转完才说:“你说的属实?”

杜湘东道:“找了个法医先看了。”

所长说:“那你什么意见?”

杜湘东道:“要真是这种伤,所里肯定没法治。狱医老张您又不是不知道,青霉素包治百病,红药水抹哪儿哪儿灵。要不我带着犯人到城里的大医院,找个专家再看看?”

所长却问:“上哪儿去?协和还是积水潭?你要走有门路,弄得到这些医院的专家号,那能不能先给我挂一个?我这膀子一疼,半边身子都动弹不了。”吃了一瘪,杜湘东只好闭嘴。半晌才又

定了一个小兵,从瞄准镜里看见人家长了俩乳房,就哆嗦着扣不动扳机了。从没想过战争也能从钱的角度理解。看来往事的面貌是多变的,取决于你眼下正在琢磨什么事儿。所长的话让杜湘东哑口无言,而他出了办公室,才又想起今天是该和刘芬芳打电话的日子。俩人有个约定,再忙也得每个星期通一次电话。制定并强调这一原则时,刘芬芳曾说:“就是因为远,所以怕你把我忘了。”好像北京城里与郊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。可自从上次刘芬芳挂电话,这习惯就中断了将近一个月。不仅如此,就连再去冷库交接冰棍,也见不着刘芬芳了。换她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,见着杜湘东就翻白眼:“你又怎么欺负母们芬芳了?”非要说什么“义”,好像他常年都在欺负刘芬芳,非要把“我们”说成“母们”,好像在提醒他,这才是郊县人标准口音。而一拖再拖,就把杜湘东拖毛了。他想,不管怎么样,今天得先和她说话。

于是他没回办公室,拐到了一个管理科。以前打电话,大都是刘

着荡秋千似的腔调问他找谁。杜湘东说找刘芬芳,对方说今儿活儿紧,忙着呢,上班时间不能接电话。杜湘东便磨着小心求人接电话,说有急事儿。大姐说再急能有五百条猪腿的事儿急?再不人库下个星期保证全了。杜湘东便说了对方一句,说我就是警察。这位大姐大约并没想到警察也可以是刘芬芳的未婚夫,倒抽一口凉气“哎哟”一声,说那您等着,我叫去。过了好半天才转回来,说刘芬芳今天没上班,是不是从冷库偷鱼偷肉的事儿让他们盯上了,是不是畏罪潜逃了?要不要把公司保卫科的人叫来,要不要把厂长也叫来?

一惊一乍,倒把杜湘东吓了一跳。他只好又说:“其实我不是警察。”

“孙子你有病吧?你这叫冒充执法人员,明儿就让真警察到你们家抄你去……”

杜湘东苦笑挂了电话,再给刘芬芳的宿舍打时,好像也没那么为难了。既然别人都在与猪腿奋斗,那么这条线自然就是空的了。又说两句好话,看电话的人

便穿过胡同叫来了刘芬芳。杜湘东问:“你怎么没上班?”

刘芬芳说:“歇病假了。”

杜湘东又问:“你哪儿不舒服?”

刘芬芳说:“也没哪儿不舒服。”

那么就是忧愁了。既然忧愁就得解忧愁,于是杜湘东便没提别的,先把刚才和大姐的对话复述了一遍。说完又道:“回头还得跟你们头儿解释解释,再把你怀疑成那个藏在群众里的坏分子。”

刘芬芳却不笑,冷不丁说:“杜湘东,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。”

杜湘东说:“我是怎么个人?”

刘芬芳说:“你是个满不在乎的人。”

杜湘东说:“我怎么不在乎了?不在乎能给你打电话吗?”

刘芬芳说:“现在才打,早干嘛去了?”

这诚然是杜湘东理亏。他说:“所里事儿多。”

刘芬芳说:“你事儿多,就没事考虑咱们的事儿了?”

杜湘东只好面对那个不想面

对的问题:“咱们的事儿,你怎么看?”

刘芬芳说:“现在不是我怎么看了,是我们家人怎么看。”

杜湘东说:“他们不是觉得我还行吗?否则也不会同意我跟你……那你们家人怎么看?”

刘芬芳默然半晌,再说话时,便去除了感情色彩,变成了一五一十的陈述句:“你知道,我们家八口人。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,此后不能干活儿。我大姐插队,落户去了黑龙江。我二姐心野,考大学去了上海,念完大学又去了深圳。大哥怙,结了婚妻子都不让回家。家里相当于没了换饭的人,我爸我妈就有俩弟弟,吃饭穿衣,洗涮缝补,靠的都是我。原先说想在城里结婚,那是我的个人趣味,其实除了个人趣味,还有现实困难。前些年看我犹豫,我们家人就把咱们的事儿商量了一遍,都说你不错,就是人在郊县这一条是个问题。我要是跟你走了,俩弟弟没准儿得变成野孩子。谁没有爸妈呀,谁没有家人呀。”

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八方有通途

韩心泽

在豫西,村落多以某一姓氏加村、庄、沟、门命名,概由某一姓氏聚居繁衍形成。我老家以韩姓人家为主,却村名“八方”。上世纪50年代以来,考古专家在古称阳城的登封市告成镇区与该镇八方村之间的台地上,先后发现了新石器后期的“八方遗址”,龙山文化中晚期的“王城岗遗址”,被视为史籍中“禹都阳城”之实证。当地志书对八方村名揭秘:古阳城被浅山丘陵拱卫,八方则于浅山丘陵之中独辟一片平畴,传说当年大禹常在此召集部落首领,村名寓“八方诸侯会聚于此”之意。果如所说,家乡历史上也曾一度是车马凌乱的八方辐辏之地!

可我村虽历史悠久,又靠近镇区,还拥有个霸气村名,却一直沒有一条干线公路经过,八方一直不通客车。在我儿时及很长时间的记忆里,村里大小道路都是晴天尘土飘荡,雨天泥泞难行,而且大路往往比小路更凹凸不平,偶尔趁雨拖拉机或自行车,一路上车轱辘颠跳,人在车上跌宕颠簸,碾得骨架都要零散。幼时逢年过节父母带我去外婆家所在的那道“山沟”,都是父亲在肩头驮着我,顺村北一架架土岭走忽上忽下的蜿蜒小

路。山路崎岖坎坷,比起大路毕竟节省很多路程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我上初中,那年初忙完,收完秋,麦子播下去又抽出一季纤秀婆娑的嫩绿麦苗,父亲推着小推车,车筐里放着锨头铁锹,穿过麦田间一条阡陌小路,到离本村四五里外去义务工修路。要修的是一条通往县城的四车道柏油公路,周边各村每家分包一小段垫实路基的任务。到了地方,父亲和众多乡亲用小推车一车车推来石头与沙土,把三十七里长的公路路基一点点填实推平。而父亲中午则由母亲送饭或吃早上带来的蒸馍咸菜,残阳黯淡没人山头才推着腰背推车回家。到义务工结束,寒霜已打焉了绿油油的麦苗,整条公路铺了石子被压路机碾平再挂上沥青已是一年后事情。虽然村人义务工路却不从本村经过,父亲仍对我说:“路不从咱家过从你舅家过,今后上你姥爷家就可以骑自行车了,再说今后去登封城不用再绕那么远,坐客车能省5毛钱。”

直到90年代初我在镇区上高中,村里通往镇区的几里长的大路,还是被拖拉机扒得布满深深浅浅大小小坑洼的土路,回家或去校碰到下雨天,

在泥坑间小心地闪展腾挪,还是跳得两脚烂泥,裤腿也被泥浆反复进溅涂染得面目全非。我在郑州上大学时,一天电话里听父亲说起,由镇里筹资建筑队施工,几天就把这条大路修成了柏油路,我高兴得专程回家看路。失望的是柏油路窄得只容两辆拖拉机擦身而过,但村里人还是为此兴奋了好久,傍晚端着饭碗转到路上“喷空儿”,谈论的主题都是这条路,白了头驼了背的老人们也激动得没事就背着手在柏油路上来回转悠。

毕业后在县城上班,村东那段柏油路成了我魂牵梦绕的情感纽带。几年后为建设“新农村”,推进“村村通(公路)”,柏油路又改成了水泥路。每次我回家在镇区一下车,就有同村几个乡亲急忙发动三轮车聚拢过来,原来水泥路比柏油路更宽阔平整,他们就在镇村之间跑起了营运,村里其他青壮年也纷纷外出打工或跑各种生意,越来越多的摩托车开始在村里村外奔忙穿梭。这些年,村里的背街小巷也渐渐一条一条修成平整的水泥路,就连小时候我去外婆家走的山路,水泥路面也差不多铺到了坡顶,麦收时联合收割机直接开到岭上梯田里,蹬个来回就能

流泻下一堆堆黄灿灿的麦粒。

几年前,S323线部分改造并全线提升为郑登快速通道,各类大型机械日夜轰鸣,逢山掘进,遇沟推平,擦着我村南边沿颍河北岸横贯东西,东达郑州,西通洛阳。还没等这条省道正式通车,汝登高速又要从村西跨丘陵越深沟与焦桐高速对接。汝登高速顺利竣工后,其告成下站口就在我村开口。前段时间,我外出因事绕道汝州,车转汝登高速回登封,但觉路边山川树木风驰电掣地后退,也就二十几分钟,眼前闪过一个前面是河后面是坡的村落,但直到车驶过村后土坡驶上坡后跨沟大桥,我才回过神来,恍惚间已是吾乡。在一日千里的通途之上,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。

S323线通车后,家乡曾短暂地通过一段客车,自告成镇区到登封市区,半小时一班,可惜没多久就停运了。曾听司机抱怨说,这条线本来车程就短,汝登高速通车后,沿线村又多出很多摩托、电动车和私家车,八方的四通八达了,客车在这村反倒没生意了!我笑而不语却在心中回应:只要路通人和,前方自会遇到更美好的乡村风景!



两小无猜(摄影) 苗青

绿城杂俎

所谓娘炮

高玉成

“娘炮”一词,不知是谁的发明,但是观其所指,大抵和过去说的“奶油小生”类似。

有一定年龄的人大约还记得,上世纪70年代末,有一部电影叫《小花》,唐国强在电影中饰男主角。那时候,唐国强只有二十来岁,非常英俊。也许是因为那些年电影太过“脸谱化”了,正面人物都是浓眉大眼,观众看腻了,所以把年轻英俊的演员喻为“奶油小生”。唐国强戴着“奶油小生”的帽子,很多年抬不起头,直到中年演了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诸葛亮之后,才又重新活跃起来。

那时候,男演员们常常学着高仓健的样子扮酷,装深沉,好像只有这样才符合男子汉形象。正面人物开始由丑角扮演,以显示贴近生活;反面人物开始由帅哥扮演,以显示阴险歹毒。光头、小眼、大龅牙之类不仅吃香,还成了明星影帝的标配,到处获奖、走“红地毯”;“奶油小生”自然是没份儿了。

转眼又是十多年,电影逐渐被电视挤压,电视又逐渐被娱乐节目占领,各地纷纷打造自己的综艺品牌。一时间,歌舞升平,全民娱乐,台上嘶声力竭,台下如醉如狂,女孩子们尖叫,男孩子们吹口哨,娱乐明星成了人们争相追捧的偶像,“粉丝”到了“为你生为你死”的狂热地步;演出门票动辄几百元几千元,大牌明星一次出场费就够人花一辈子,连一夜暴红的“草根”们,收入也令人咋舌,真是匪夷所思,让人直呼“看不懂”!

所谓的“娘炮”,大约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。娱乐成了单纯的“搞笑”,娱乐圈成了竞相追逐的名利场,有些人就在娱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直到走向媚俗、低俗,甚至恶俗。年轻男艺人 and 女孩子一样,挤眉弄眼,扭捏作态,发型男女不分,衣着男女不辨,嗲声嗲气,娘里娘气,阴柔之风盛行,阳刚之气全无。当年的“奶油小生”毕竟还是“小生”,如今的“娘炮”没了“小生”,只剩“娘”态了;倒是大美女范冰冰被“范爷”来“范爷”去地称呼着,“安能辨我是雌雄”,真是让人颠覆“三观”。

艺术和艺术形象是时代精神的反映,延安文艺反映的是抗战精神,建设时期的文艺反映的是奋斗精神。改革开放四十年,虽然成就斐然,举世瞩目,但似乎还不到歌舞升平、追捧娱乐明星的时候。世界不太平,国内外挑战很多,“娘炮”解决不了问题,“星光大道”不是强国之路,攻坚克难需要的是血性和担当,民族复兴仰仗的是砥柱和脊梁。艺术和艺人顺应时代需要,多塑造英雄形象,多讴歌时代精神,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加油鼓劲,输入正能量,才是应尽的职责!

人生讲义

和什么人在一起

陈鲁民

朋友圈里流传一篇短文:要和你舒服的人在一起。文章引经据典,振振有词,引起很多人共鸣,纷纷点赞、转发,说此乃振聋发聩的至理名言,人生就该这么过云云。

依我管见,此说很值得商榷,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所谓有选择可能地在一起,不外乎三种情况,和上司或同事在一起,和朋友在一起,和配偶在一起。至于和父母亲戚在一起则是无法选择的,那是血脉相连。所谓舒服,就是惬意、舒适,感觉良好。清人龔隽说,人生贵适意。人活一个心情,想方设法让自己高兴、舒服,的确很重要。但世事纷纭复杂,如果让自己很舒服、很惬意,每天愉愉快快,无忧无虑,可能很多事都办不成,办不好。

读书太舒服了,就可能考不上大学;工作太舒服了,就难出成绩;做学问太舒服了,就拿不出成果;做人太舒服了,就可能成为平庸之辈。因而,古往今来,那些事业成功的杰出人物,没有一个不是舒舒服服轻轻松松便功成名就的,无一不是在逆境中冲杀,在困难

中苦斗,在失败的痛苦中奋力崛起,在漫长的坚持中煎熬,在汗水与泪水中浸泡,最后才能守得云开见日,采摘到胜利果实。如果一味追求舒服,拒绝艰苦,害怕矛盾冲突,不愿面对现实,但必然换来的是平庸灰暗的人生。所以,在很多情况下,选择和让你舒服的人在一起,未必是个好建议。

齐桓公选择和让他舒服的人在一起,天天和善于逢迎拍马阿谀的易牙、刁竖、开方等小人厮混,他们固然把桓公伺候得舒舒服服,但最后他还是惨死在这些小人之手。李世民选择和让他舒服的人在一起,每每听魏征的批评指正,说教规劝,心情颇

不痛快,连想玩个鸟都不能遂愿,居然被魏征扫兴阻拦。可是却换来了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,自己也成了千古明君,还留下了“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”的不朽名言。

交友也是如此。人生最贵是诤友,诤友的砥砺批评可能会使人不舒服,诤友的直言不讳可能会让人没面子,但和这样的朋友在一起,切磋琢磨,朝夕相处,你不想进步都不行,你想堕落都没门。反之,若是酒肉朋友在一起,那就是吃吃喝喝,吹吹拍拍,你好我好大家好,酒足饭饱赛神仙。舒服固然舒服,却难有作为,难出成就,只能是抱堆平庸,蝇

连载



着荡秋千似的腔调问他找谁。杜湘东说找刘芬芳,对方说今儿活儿紧,忙着呢,上班时间不能接电话。杜湘东便磨着小心求人接电话,说有急事儿。大姐说再急能有五百条猪腿的事儿急?再不人库下个星期保证全了。杜湘东便说了对方一句,说我就是警察。这位大姐大约并没想到警察也可以是刘芬芳的未婚夫,倒抽一口凉气“哎哟”一声,说那您等着,我叫去。过了好半天才转回来,说刘芬芳今天没上班,是不是从冷库偷鱼偷肉的事儿让他们盯上了,是不是畏罪潜逃了?要不要把公司保卫科的人叫来,要不要把厂长也叫来?

一惊一乍,倒把杜湘东吓了一跳。他只好又说:“其实我不是警察。”

“孙子你有病吧?你这叫冒充执法人员,明儿就让真警察到你们家抄你去……”

杜湘东苦笑挂了电话,再给刘芬芳的宿舍打时,好像也没那么为难了。既然别人都在与猪腿奋斗,那么这条线自然就是空的了。又说两句好话,看电话的人

便穿过胡同叫来了刘芬芳。杜湘东问:“你怎么没上班?”

刘芬芳说:“歇病假了。”

杜湘东又问:“你哪儿不舒服?”

刘芬芳说:“也没哪儿不舒服。”

那么就是忧愁了。既然忧愁就得解忧愁,于是杜湘东便没提别的,先把刚才和大姐的对话复述了一遍。说完又道:“回头还得跟你们头儿解释解释,再把你怀疑成那个藏在群众里的坏分子。”

刘芬芳却不笑,冷不丁说:“杜湘东,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。”

杜湘东说:“我是怎么个人?”

刘芬芳说:“你是个满不在乎的人。”

杜湘东说:“我怎么不在乎了?不在乎能给你打电话吗?”

刘芬芳说:“现在才打,早干嘛去了?”

这诚然是杜湘东理亏。他说:“所里事儿多。”

刘芬芳说:“你事儿多,就没事考虑咱们的事儿了?”

杜湘东只好面对那个不想面

对的问题:“咱们的事儿,你怎么看?”

刘芬芳说:“现在不是我怎么看了,是我们家人怎么看。”

杜湘东说:“他们不是觉得我还行吗?否则也不会同意我跟你……那你们家人怎么看?”

刘芬芳默然半晌,再说话时,便去除了感情色彩,变成了一五一十的陈述句:“你知道,我们家八口人。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,此后不能干活儿。我大姐插队,落户去了黑龙江。我二姐心野,考大学去了上海,念完大学又去了深圳。大哥怙,结了婚妻子都不让回家。家里相当于没了换饭的人,我爸我妈就有俩弟弟,吃饭穿衣,洗涮缝补,靠的都是我。原先说想在城里结婚,那是我的个人趣味,其实除了个人趣味,还有现实困难。前些年看我犹豫,我们家人就把咱们的事儿商量了一遍,都说你不错,就是人在郊县这一条是个问题。我要是跟你走了,俩弟弟没准儿得变成野孩子。谁没有爸妈呀,谁没有家人呀。”